



2002

中国年度
最佳大学生作品

2002 ZHONGGUO NIANDU ZUIJIA DAXUESHENG ZUOPIN



谢冕 朝全 玮清 选编

漓江出版社

· 88019 ·

2002
中国年度
最佳大学生作品

2002 ZHONGGUO NIANDU ZUIJIA DAXUESHENG ZUOPIN

谢冕 朝全 玮清 选编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2 中国年度最佳大学生作品/谢冕等选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

2003.1

(年选系列)

ISBN 7-5407-2925-2

I . 2... II . 谢... III 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9358 号

2002 中国年度最佳大学生作品

编者◎谢冕 玮清 朝全

责任编辑◎文龙玉

封面设计◎石绍康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ljcbs@public.glptt.gx.cn

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

印制◎桂林日报印刷厂

开本◎890×1240 1/32

字数◎305 千字

印张◎11.75

版次◎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◎ISBN 7-5407-2925-2/1·1762

定价◎18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小 说

- 大约在冬季——与爱情无关 (北京大学)邵燕君(1)
- 午后的玩偶 (北京大学)马 力(16)
- 马卡 (清华大学)向祚铤(28)
- 逝者如光 (清华大学)燕 俊(33)
- 在沙地里 (清华大学)沈 明(88)
- 如果,有一天 (北京师范大学)若 眉(129)
- 阳光的碎片 (北京师范大学)祗 子(139)
- 狗命 (中央戏剧学院)刘 可(144)
- 宝儿闯京都 (中国农业大学)程军波(153)
- 阿P歪传 (北京林业大学)高 宇(170)
- 樱桃小璇子 (北服—莱佛士国际设计学院)周 萧(172)
- 痊愈 (复旦大学)程 波(178)
- 小河 (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)赵玉柱(189)
- 我的天空 (烟台大学)黄 烜(200)
- 买房 (湖南师范大学)杨牧童(210)
- 晴儿 (江西赣南师范学院)黄志远(212)
- 棋 (四川师范大学)姚 兰(216)
- 黑黑 (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)黑 子(222)
- 回声 (法国敦刻尔克国际学院)殷 博(249)

诗 歌

- 续还乡记 (北京大学)杨 志(280)

这都是一些很贫穷的事·····	(清华大学)丹 婷(282)
春天的故事·····	(南京师范大学)章 婷(284)
挽歌——为一名少年而作·····	(福建师范大学)赖或煌(286)
主题:有关爱情的报告·····	(国防科技大学)李希望(288)
我想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地方·····	(陕西师范大学)尚 琳(290)

随 笔、散 文

走过高三·····	(北京大学)黄 珊(292)
清华六年的故事·····	(清华大学)赵夏竹(296)
爱上飞鸟的鱼·····	(清华大学)余晓庆(301)
跨越高考·····	(清华大学)孙一江(305)
河流上溯的季节·····	(华东师范大学)黄 茵(309)
上海·苏州·····	(南京大学)于 晨(321)
书似青山常乱叠·····	(江苏淮阴师院)钱先波(325)
美丽的缺陷·····	(山东曲阜师大)安 宁(327)
小店一间·····	(山东大学)刘文嘉(329)
中秋节的刀·····	(安徽皖西学院)子 罕(332)
黄金鸟·····	(吉林四平师范学院)邵诗雯(334)
“欢喜型”学者·····	(浙江大学)刘 阳(343)
撤退·····	(河南师范大学)江静蓁(345)
窗边的大榕树·····	(江西赣南师范学院)柴国华(349)
无法背叛·····	(西北农林科技大学)陈柯羽(352)
寒假杂忆·····	(四川乐山师范学院)譙 楼(357)
父亲·····	(四川大学)熊盛荣(361)
父爱的力量·····	(四川乐山师范学院)张 红(364)
远行的黑鸦·····	(广西大学)刘 琼(367)
茶雨人生·····	(山西师范大学)牛改蓉(370)
这是别人的国家·····	(美国科罗拉多大学)于 苗(372)



大约在冬季 ——与爱情无关

北京大学 邵燕君

关于阿娟长得是否美的问题,我们宿舍的人总是意见不一。阿龙和阿海觉得,阿娟虽然明眸皓齿,但眉目间总有一点粗枝大叶的意思。但我觉得,这正说明阿娟长得极有潜力。

阿娟有新疆人的血统,身材高挑,五官突出。她适合浓妆,打扮起来绝对艳光四射,魅力逼人。不过,盛装的阿娟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。生活中的她总是素面朝天,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在暴殄天物。我常说,只有长得如阿娟这般精简得当、可以扬长避短的女人,才值得我们这些搞化学的人精心研创化妆品。对于我的想法,阿明毫无保留地赞同,就像他一向赞同我的其他一些高明想法一样。但阿龙和阿海却不以为然,讥笑我画饼充饥。

我们和阿娟是在大三时认识的,方式是通过“友好宿舍”这样一种正当渠道。虽说北大是谈情说爱的好地方,但与女孩子搭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尤其是与外系的女孩子。除了在图书馆给人占座、舞会上得寸进尺这些不足对外人道的行径外,友好宿舍倒是一种落落大方的集体行为,只是傻得有点像“今晚我们相识”。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,三角地就不时会贴出一些花花绿绿的广告:某楼某宿舍某系几位男生(根据文化品位的高低和脸皮厚薄的程度,这里会加上不同的形容词做“男生”一词的修饰定语)计划往某地一游,特邀一女生宿舍同学共同前往,有兴趣者请速来报名。于是有兴趣的女生们莺



莺燕燕结伴而来,她们嘴上嘻嘻哈哈地说有白来的导游和劳动力何不一用?内心里也希望大有斩获,最好是独占鳌头。姜太公们等在宿舍里热情接待,然后一一品头论足。最后中选者往往是文科系的低年级女生。先是出游,然后送照片,再相互送还对方落下的东西。然后是某人的生日或什么节日到了,于是策划下一次行动。一来二去,单恋、双恋、多角恋,各种复杂局面逐渐形成。最终以成就一对,至多两对恋人为结局,接着“友好宿舍”迅速瓦解,有的还同室操戈,直到毕业都谁也不理谁。这就是“友好宿舍”的基本模式。

不过,我们与阿娟她们宿舍认识,并不是通过“征婚广告”,而是经由“媒人”说合。化学系和中文系一向是跨系联姻的大户,原因不得而知。但据我想来,原因其实简单到无趣。

中文系和化学系分别是文理两科最大的系,人数多,几率自然高。有趣的倒是联姻的性别模式,基本上全是化学系的男生“娶”了中文系的女生,鲜有例外。面对这一巨大赤字,中文系的男性既痛心又恼怒。或许在外系女生的心目中,中文系的男生个个是风流才子。但在本系女生眼里,他们却是百无一用的男子汉大豆腐。对于中文系女生来说,找一个理科男生当男朋友比找本系男生正点,就像当时找一个前景好的工作比考研正点一样。

使这一模式出现微弱变化的是老班。不过,老班在谈上那个中文系男生前已经正式转到中文系去了。老班原来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,经常受党的委派来帮助我们几个落后生,颇有点老姑婆的味道。因此,她的“下嫁”丝毫没有令我们产生肥水流了外人田的感觉。

她自己倒隔三岔五地往回跑,嗲声嗲气地说是“回娘家”。

这天她来到我们宿舍,说要介绍她的新室友与我们结成“友好宿舍”。

我们说:“老班,你自己弃明投暗了还不够,还要拉上我们几个垫背。听没听说过‘一年挑,二年交,三年着急,四年没人要’?你把你们宿舍的几个姐们打发给我们,是不是想施美男计帮你打群众基础



呀?”

老班说：“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。知道不知道北大男女生的比例是3比1？多少男生到毕业还没正经和女生说过话呢。中文系的女生可一向抢手，这个友好宿舍你们不想结，后边还有人排队呢。”

我们说：“别，老班，看在咱们深厚的革命友谊上，还是把机会留给我们吧。再说，除了我们几个，你还到哪去找这么体面的白马王子呢？”

老班说：“就你们几个还白马王子呢！抽烟、喝酒、打架、赌博无所不为，简直是四大恶人。我就是怕你们糟蹋咱们系的女生，才给你们介绍友好宿舍的。”

我们说：“得了吧，老班，谁跟你咱们咱们的。你这盆水泼出去早被太阳蒸发成气体了。你怕我们糟蹋化学系女生，就不怕我们糟蹋你们中文系女生？”

老班哼了一声说：“中文系女生都是见过世面的，收拾你们几个，小菜一碟。”

我们笑嘻嘻地说：“好呀，老班，那你赶紧让她们来收拾我们吧。”

别看我们在老班面前张牙舞爪的，其实在别的女生面前，正如老班所说，连句正经话都没说过呢。约好见面的日子后，我们把宿舍进行了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扫除。这次大扫除使一大堆多日不见的老朋友重见天日，包括那张走失半年的“红中”，真令我们喜出望外。

我们将8个暖壶统统打满开水，还买了一大堆胡大瓜子、天府花生、陈皮话梅一类的东西放在桌子上，深深被自己的淳朴温柔所感动。

本以为她们会晚到一会儿，像所有忸忸怩怩的女孩子一样。没想到，表针刚指向7时，屋外就响起了敲门声。我们把门打开，果然，老班领着4个女生站在外面。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她们就呼啦啦地鱼贯而入。她们一边在床沿上坐下，一边四处打量。老班用手指摸摸床栏桌面说：“你们今天打扫得真干净，态度可嘉。”好像她们是



卫生检查团似的。

我们多少有点不知所措,没话找话似的说:“你们到得真准时呀。”没等老班说话,就有一个女生抢着说:“我们没打算自轻自贱。”我马上想起来老班说过,中文系现在盛行女权主义理论,像约会故意迟到、让男人付账这类事都叫自轻自贱。我们自然而然地和她们斗起嘴来,拘谨的局面像张蜘蛛网一样,一下子就被扯破了。我发现不认识的异性在一起时,男女的话题最单刀直入,谈话似乎最直率,其实最具表演性质。我们勿需导演安排,自觉进入了各自的角色。当然,作为混沌未开的理科男生,我们的角色只能是“男性中心主义”(这是我们跟她们学会的词)的代言人,受到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批判。我们每一句话都像是自己送上门的把柄,被她们批得体无完肤。她们一会儿把我们当成阶级敌人深揭狠批,一会儿又把我们当成需要救救的孩子进行启蒙。不过更多的时候,她们把我们抛在一边,用自己发明的一套语汇辩论打趣。总之,在批判我们和炫耀机锋的过程中,她们得到了极大的愉悦和自我满足。

后来,不知谁说了一句“咱们打牌吧”,先是打9个人的“找朋友”,后来因为人太多,干脆分成两桌,玩多少年没玩过的“说瞎话”。玩起牌来,她们完全抛弃了刚才振振有辞的女权主义,极尽撒娇耍赖之能事。我们则操起刚刚接受的理论武器寸步不让。结果,大家很快陷入了童年般的混战,互相偷牌看牌,使劲摔牌,动不动就笑作一团。我觉得她们笑得有点神经质,尤其是一边笑一边尖叫的时候。不过话说回来,在她们的带动下,我们也放得很开,玩得十分尽兴。快到11时的时候,老班说:“别玩了,别玩了,再晚就进不去大门了。”在她理智地再三催促下,我们结束了游戏,送她们回楼。看着她们在楼长的怒目而视下钻入楼门后,我们笑着说:“这帮中文系的女孩子真疯。”

现在回想起来,第一次见面,阿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。我只记得她那天话说得比较少,但笑得特别疯。



我们以为这是美妙友谊的良好开端,没想到她们一去不回头,而且又没有落下什么香罗帕、圆珠笔一类的东西,所以也不好找上门去。问老班这是怎么一回事,老班说:“这不明摆着,她们对你们没兴趣。”我们说上次不是玩得挺高兴的吗?老班说:“那叫发泄你们懂不懂?要是她们对你们其中某个人有兴趣,能那么肆无忌惮吗?”我们听了不禁怅怅然。

大约过了两个多月,一天,我们在屋里打麻将,忽然有人敲门。打开门一看,原来是阿娟。她笑吟吟地站在门口,手里拿了一袋开了口的胡大瓜子,老熟人似的说:“你们干什么呢?”因为上次还没有来得及互相介绍就陷入了嘴战,所以我们也像她的室友一样直呼她阿娟。

我们说:“阿娟,真没想到你会大驾光临,请进,请进!”她一看见我们在打麻将,立刻欢呼:“我可是麻坛高手,谁输了?我替他翻本。”我不由分说地被赶下牌桌去伺候牌局。结局不用问,自然是三归一。这倒不是阿娟牌技如何高超,但凡三男一女打麻将,十有八九是被那女的卷了。阿娟得意洋洋地把赢来的钱往桌上一摔说:“去给本小姐打酒买肉!”

为了照顾阿娟,我们特意买来了一瓶长城干白,一盒薄荷烟。阿娟喝酒可真不含糊,一杯一杯地干。烟虽不大会抽,也是来者不拒,大概她觉得自己细长的手指夹烟的动作很好看。

“你们宿舍怎么只有4个人呢?”阿娟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问。

“一个被我们挤兑走了,一个被勒令退学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打架呗。”

“你们常跟人打架吗?”

“我们可是北大响当当的人物。”一提起打架的事阿海就兴奋,“你知道打死柴庆封的几个流氓是让谁给收拾的吗?”

“你们?”



“当然是我们。”阿海喝得眼睛红红的，“贴大字报、游行算什么本事？江湖上服的是拳头和胆量。后来那帮流氓被我们打服了，说以后在中关村，只要看见北大学生，自动后退 300 米。怎么，你不信？”

“我信我信。”阿娟半张着嘴做崇拜状。

我岔开话头说：“阿娟，你们上次怎么只来了 5 个人呢？你们宿舍也少个人吗？”

“还有一个已经有男朋友了。”

“原来你们目的性这么强呀！那后来你们怎么不来了呢？”

“她们觉得你们不值得浪费时间呗。”

“那你怎么又来了？看来我们值得你浪费时间呀。”

“那你们就错了。”阿娟试着吐出一个烟圈儿，“我来是因为我喜欢浪费时间。”

这次之后，阿娟就成了我们这里的常客，她的手气可再没有开始时那么好了，经常输得一塌糊涂。我们的规则是，有钱输钱，没钱输饭票，连饭票都输光了，就要做俯卧撑。当然，阿娟例外，她做仰卧起坐。

阿娟的仰卧起坐做得飞快。她让我们两个人一人捉住她一只脚，另外两人读秒计时。

计时一开始，她就像弹簧一样飞快地弹起，最高纪录达到过一分钟做 60 个。每当做完 60 个，她就往床上一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我最喜欢看她这时的样子，乌云翻滚，面似桃花。

有关阿娟盛装的想象就是在这一刻兴起的。为了让她多做几次仰卧起坐，我和阿明常联手陷害她。我们的手段十分高明，傻阿娟一次也没有发现。

有一次我问阿娟：“有一句诗好像是什么‘淡妆浓抹总相宜’，前一句是什么来的？”

阿娟说：“是‘欲把西湖比西子’。”而且耐心地解释说：“西子就是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。”



我说：“噢，不过不是人人都像西施那样，有的人就适合浓妆，比如说你。”

“是吗？可我干吗要把自己搞得那么郑重其事？”

“女为悦己者容啊。”

阿娟嘻嘻一笑说：“这你就不知道了吧。据最新考据结果，这句话原本是‘女为己悦者容’，后来抄书人抄错了，以讹传讹。你想，喜欢你的人，无论怎么样都会喜欢你。只有在你喜欢的人面前才值得去搔首弄姿。”

我说：“说不定你会爱上我们哥们中的一个呢。”

阿娟依旧嘻嘻笑着说：“那就走着瞧吧。”

阿娟就是有这样一种本事，什么事都能连捎带打地解决掉。她能 and 所有的男孩子混得同样亲热，而且亲热得像兄弟姐妹。久而久之，我们也把她看作了自己人。我们互相阿这个阿那个地叫着，像是一母同胞。

元旦的时候，我们系召开了一个联欢晚会。当报幕员报出阿娟的名字时，我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台上站着一个如中学生一般清纯的乖乖女，白衣黑裙，两条小辫垂在胸前，头一点一点地唱《泉水叮咚》。天哪，这是那个天天跟我们一起胡天黑地的阿娟吗？

那天晚上，阿娟再来到我们宿舍时，我们不管她叫阿娟，而是叫她叮咚。阿海说：“叮咚，你真会立牌坊，往那儿一站，真跟个良家妇女似的。怪不得你每次从我们这儿出去都要吃口香糖、嚼茶叶呢，原来在销毁罪证。”

阿娟一听这话脸色变了：“我这个人见人现人样，见鬼现鬼样。不就是和你们喝喝酒打打牌吗，怎么不是良家妇女了，用得着立牌坊吗？”

我说：“阿海，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。阿娟和我们一起玩，谁还会不知道？”

不料阿娟说：“你们是什么体面人物，犯得上我赶着跟别人讲？”



我问：“那有时咱们玩通宵，你跟你们宿舍的人怎么说？”

“什么也不用说，她们都知道我在北京有个姨妈，就住在清华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我也来气了：“既然你觉得和我们在一起这么不光彩，还来干什么？”

“和你们这些‘四七二十七’的人没法说！”阿娟气得转身就走。被阿明死拖活拖地拦住了。

“四七二十七”是我们几个人经常使用的一个典故。这个故事原本是阿娟讲给我们听的。说是从前有两个人因事争执起来闹到县衙，县官问他们是怎么回事。一人说：“我说四七二十八，这人偏说是二十七。我们来请大老爷评评理。”县官说：“来人哪，把这个说四七二十八的人拉下去打40板子。”这人便被拖下去狠揍了一顿。打完了，他拖着鲜血淋漓的腿走上堂问县官：“大老爷，这打我已经挨了。我现在斗胆问您一句：四七到底是二十七还是二十八？”县官说：“四七二十八呀。”挨打的人说：“那您为什么打我呀？”县官说：“他连四七二十八都不知道，你还跟他争，你想想该不该打你？”这个故事令我们拍手叫绝，从此我们把一切不值得搭理的人都叫“四七二十七”。

我问阿娟：“我怎么四七二十七了？”

阿娟以我们从没见过的严肃态度说：“咱们不过是想找点刺激，自己玩自己的就得了，用不着到处敲锣打鼓，让全世界人都拿白眼看你。我承认，我和你们在一起时是和平时不一样，要一样我还不来了呢！我并没有刻意骗你们，也没有刻意骗别人。就算让你们产生错觉，又碍着你们什么了？”

阿娟的话让我们无话可说。回过头来为她想想，一个女孩子和我们这些声名狼藉的人混在一起，还夜不归宿，说出去百口莫辩。看来以后和老班说话也要小心一点。

我们劝阿娟消消气，说我们不过是太惊艳了，本来以为可以先睹芳容，没想到让这么多人占了便宜，实在是气不过。阿娟嘴上虽说“你们这些甜言蜜语去哄小孩子吧”，到底又坐了下来，和我们一起喝



酒。

我问阿娟：“你姨妈在北京，那你妈是不是也是北京人呢？”

“废话，”阿娟还是余怒未消，“要不我北京话能说这么顺溜？”

我又问：“那她怎么去新疆了？”

“红卫兵呗。我妈是当年清华附中的第一批红卫兵，自愿到边疆去的，和后来的上山下乡不一样。”

“那后来怎么没办回来呢？”

“废话，嫁给我爸了怎么办回来？”

“你爸是当地酋长吧，要不就是酋长的儿子？”

“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，查户口呀？”

看阿娟一副气鼓鼓的样子，我说：“好，好，阿娟你厉害。这样吧，我和你做个游戏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喝一口酒答一个。第一个问题：‘你最喜欢的植物是什么？’”

阿娟脱口而出：“仙人掌。”

“最喜欢的动物呢？”

“恐龙。”

“梦想拥有的交通工具是什么？”

“坦克。”

我说：“阿娟，下面的问题你要认真回答。你最佩服的人是谁？”

“我妈。”

“她哪句话让你最受教益？”

“紧跑慢跑随上大溜。”

“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的口头语是什么？”

没等阿娟回答，我们就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废话！”

她笑着指着我说：“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”

我说：“不是，我给你串起来。阿娟小姐乘坐在军用坦克上，左手捧着仙人掌，右手抱着恐龙，对她妈妈说：‘紧跑慢跑随上大溜。’她妈冲她来一句：‘废话！’”



阿娟笑得把一口酒喷了出来,说:“这句话怎么变成我跟我妈说的了?”

我说:“这就对了。你妈那样的时代弄潮儿怎么会说出这么中庸的话来呢?”

阿娟说:“你这就明白了,这正是我妈一生的经验教训。过犹不及,随大溜最省劲儿。像你们吧,现在凭小聪明玩潇洒,可千万别玩过了。你们那个室友就玩过了,他现在想潇洒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说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?有多少浪子来得及回头?回不了头的浪子连废铜烂铁都不值。你们知道吗?现在靠因特网发家的那几个世界富豪,上学时都是不起眼的书虫。当年嘲笑他们的那些酷得不能再酷的帅哥,现在恐怕还在麦当劳刷盘子呢。”

我们说,阿娟,你对美国的事真了解呀,就跟你去过美国似的。

阿娟说:“我没去过,我男朋友在那儿呀。”

我们说,你男朋友是谁呀?

她说:“那可多了,想知道是谁得拿通讯录来。”

我们说,不用了,将来你把我们添上就行了。

从那次以后,我们的聚会逐渐减少了,倒不是我们之间有了什么隔阂,而是正如阿娟所说,我们得赶紧随上大溜了。现在的大溜是出国,化学系每年有一半毕业生直接出国,剩下的第二年又能走一半。前两年我们是玩过去了,再不用功就来不及了。

我们几个人老实地苦读了一年英语,等到托完福,送走“急阿姨”,已经又快放寒假了。就在这时,阿娟来告诉我们说,她有男朋友了。

我们说,阿娟,你也太不够意思了,让我们浪子回头,自己却投向他人怀抱。是哪个大胆毛贼乘虚而入呀?

阿娟说:“是个诗人,北大有名的诗人。”

我们说,再有名的诗人我们也不认识,这样吧,你带来让我们检阅检阅。



阿娟说：“凭什么让你们检阅我的男朋友？你们得请我点什么。”
“请你吃牛肉面。”

“我的男朋友才值一碗牛肉面？”

“要不然铁板牛柳。”

阿娟还是不干，直到把价码抬到韩国烧烤她才答应了。

于是，我们宿舍又展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大扫除。我们除了把所有的地方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以外，还把所有与诗有关的东西都摆在了明面上，包括《港台情歌一百首》和崔健的演唱会广告。当阿娟那熟悉的敲门声响起时，我的心不禁怦怦直跳。

门开了，阿娟与那人手挽着手地站在门口。一看那男的，气得我们差点没背过气去。

还以为阿娟的男朋友是谁，原来是玩玩儿。

这小子姓徐，就住在我们楼下。平时酸文假醋的不说，最讨厌的是特别爱臭显摆。一会儿说从哪个老教授家里借来一本禁书，一会儿又说手里有一盘怎么好看的录像带，无非是想让人求他。有一天，他吃完晚饭后在楼道里走来走去。大家开始纳闷，后来有人发现了，他穿了一双崭新的耐克鞋。大伙说，老徐，你这鞋真棒呀！他却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：“这鞋并不贵，才一百八，也没花钱，朋友送的，随便穿穿，玩玩儿。”从此玩玩儿这个绰号不胫而走。这件事我是听他们中文系的人转述的，不知经没经过他们的艺术加工。

阿娟怎么找了这么个傻东西呢？

玩玩儿进门也是一愣，对阿娟说：“你不是带我来见你表哥吗，怎么把我带到他们这儿来了？”

阿娟顺手一指我说：“他就是我表哥。”

玩玩儿不友好的态度进一步激怒了我们。我说：“老徐，你这双皮鞋真牛呀，朋友从意大利带回来的吧？穿着玩玩儿？”

阿海说：“老徐，你猜怎么着，我上次回家发现了一本我爸爸收藏了多年的书，是他当年当红卫兵的时候，从一个老教授家抄来的。你



猜是什么?《肉蒲团》!比你那本《金瓶梅》值钱多了。”

说得玩玩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阿娟倒是和从前一样,和我们
有说有笑的。

后来,不知谁提议打麻将,阿娟说好哇,玩玩儿却死活不打,拉着
阿娟走了,拦都拦不住。

我们实在不明白,阿娟这朵鲜花怎么插在了这么一堆牛粪上,就
去问老班。老班说:“这堆牛粪怎么了?好歹是个诗人。再说阿娟现
在正积极要求入党,玩玩儿的爸爸和我们系总支书记是老同学,私下
叫叔叔的。”

我们说不至于这么功利吧?

老班说:“入党对你们不重要,对阿娟可是重要极了。她家是新疆的,要留京只有留在校党团系统一条路,不是党员行吗?”

老班的话说得我们心里一咯噔。不过,听说她自己也在争取这个
留校名额,她的话作不得准。

几天后,我们正打算作鸟兽散,忽然阿娟来了。我们说,阿娟,你
不和你的男朋友腻歪,又来和我们混什么?

阿娟说:“什么男朋友呀,吹了。”

我们忙问,是怎么回事?

阿娟说:“还不是你们几个人的功劳?他说没想到我和你们是一
路人,你们让他看到了月亮的另一面,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幻灭感。”

阿海说:“那月亮的这一面是什么?大概是泉水叮咚吧?”

我怕他再惹恼了阿娟,连忙说:“阿娟表妹,哥哥们这样做也是为
你好呀。不过,不管怎么说你失恋了,我们得好好安慰你一下。”

“你们怎么安慰我?”阿娟这时还真像个小妹妹。

我突然灵机一动说:“我们留下陪你过年。”阿娟的家住得太远,
从北京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乌鲁木齐,还得坐三天三夜的长途汽车。
所以,她每年寒假都不回家。

“那太好了!”阿娟高兴得跳了起来。